

思旋天地

思旋

乙未立秋已到，一語成秋，連日滂沱大雨，香港暑熱漸退。投資市場亦因人民幣驟然貶值引起環球投資市場大幅波動，令人震撼。中國雖然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惟今次人民幣貶值所引起之一石掀起千重浪，從影響幅度之大可看出，中國在環球金融影響幾乎與美國等量齊寬。猶憶九七金融風暴時，中國堅持人民幣穩定，使亞洲金融危機穩定下來。時觀當下，人民幣作出調整，輿論認為會挑起貨幣戰，十分憂心。中國當局作出公佈，解釋「人幣風雲」的前因後果，特別強調人幣作出百分之三調整已到位，人民幣迅即反彈，環球匯價也相對穩定下來。有人認為，人民幣會貶值一成，以增中國出口競爭力，中國當局稱之為屬無稽之談，當局發言人其中聲稱人民幣調整已到位，將重入升軌。此話當真？信不信由你，有待時間證明之。事實上，負面影響上周末已漸退，顯然市場對人行重心轉維穩之能力及決心可信，負面影響漸退，人民幣匯價及股市也作輕微反彈，有跡象從市場運作可看到確有大盤來接，減少了波動及下滑。

人幣貶值負面影響漸退

作為經濟實體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人民幣，其一舉一動在環球特別是新興貨幣之影響力，今次風暴可見一斑。相信有良心之中國，其貨幣政策也會慎重之。其實，各國政府對貨幣政策也有各自的考量。日圓貶值在先，試問對出口正面影響有多大？澳元亦如此，如果環球各國掀起貨幣戰，你貶我又貶，貶到何時？

檢討人民幣貶值或升值對香港的影響實在非輕。有人受益開心，反之有人所得是負面影響。其實香港製造業早已北移，作為香港工廠之內地，人民幣貶值其實得益匪淺，人民幣幣出糧者，當然收入下降，內心不安。本港消費市場負面影響多，月前反水貨客等的不智之舉，已令內地同胞對來港消費興趣大減，而今人民幣貶值，相對以美元掛鈎之港幣購買力大減。如此一來，香港以內地同胞為消費對象之行業，必然雪上加霜。對人民幣儲備多之企業，當然亦有影響。縱觀香港歷經金融風暴之考驗，經驗豐富，又獲中央大力支持，我們相信香港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人民幣離岸中心之地位十分穩固，足以應付未來挑戰。

如此困境，不如放假遊玩去。最方便快捷的是抽空一遊香港美食博覽。民以食為天，人同此心，都會展「搶鮑山」。年紀老邁的我，無謂與人逼，走去逛家電品博覽，看看有哪些高科技產品，以增知識及開懷。

聊易談經

汪雙六

年關將近的山鄉，突然變成了光色一新的冰雪世界。一位略通周易的老中醫清晨踏雪而來，他與我對坐在窗前同食一盤瓜子。「我昨夜占得一個《豫》卦」，他嚴肅地問我：「你斷斷我的陽壽幾何？」

豫卦

據卦中「初六、鳴豫，凶」的爻詞，我說：「近三年不要受太大的喜事的刺激，活過八十歲沒問題。」老中醫白天行醫，夜晚喜歡挑燈打牌。一日，牌運十分艱苦，忽然接二連三地抓得大王小王聚於一手，他興奮得暴跳起來，仰天大叫：「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剛說完，眼翻一翻，腦袋一空，整個身子栽倒在桌子底下，因突發腦溢血而暴亡。老中醫一世行醫，積功不淺，收入頗豐，一生歡樂的極限居然不過是一手好牌。

豫卦探討如何創造和享受快樂的問題。卦辭說：「豫，利建侯，行師。」真正的快樂，不是幽默和玩笑所產生的短暫開心，更不是打發無聊的尋歡作樂，而是一種歡樂喧天的歡慶場面，是一種大功告成的勝利後的舒暢和愉悅。在順利的時機朝正確的方向來取剛健的行動，一定能夠創造成功的快樂。相反，在不利的時機朝錯誤的方向發奮努力，必將招致失敗的人生。成功的結果只有得到社會的認可與歡迎，就能夠把個人的快樂擴展為社會的共鳴。一個人的奮鬥業績如果能夠引起廣泛的社會共鳴，就有可能進一步開創出與眾同樂的盛德大業。

初六、鳴豫，凶。剛剛才嘗到一點快樂，就興奮得狂呼濺叫，是胸無大志的表現。稍得意就即刻忘形，也就根本無力承受日後巨大成功的刺激了。就因為這一聲過早發出的興奮的叫聲，暴露了他承受快樂的有限的容量，也因此而驚飛了正在垂青於他的命運的鸞駕。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善變而無操守，終究難成大器；

發式生活

高台DJ 余冠榮

一年四季，每個季節也總有一些事情想去做。就好像夏天，明明是炎炎夏日，最應該不出門，留在家中，但又總會約理朋友或家人到戶外燒烤，與熱辣的氣溫對抗。而我覺得最能夠解暑的方法，就是到海濱暢泳。

不敢再試

最近，獲一些朋友邀請，參加遊船河活動，其實回想已經五六年沒有參加這些玩意，所以我當時一口便應承，但決定參加之後，又有點後悔，因為記得以前的我，總會認叻地說：「不會暈船浪。」但上一次遊船河的時候，不知道是海面的風浪太大，還是自己的身體每況愈下的關係，遊艇開了不足半小時，自己便開始感覺有點辛苦。

相信你也曾經試過乘搭汽車或船的時候那種暈車、暈浪的感覺，不知道從何來的辛苦。但那次，因為有朋友準備了一些用作暈船浪時候吃的藥，所以我便立刻吃了一粒，結果大概十五分鐘之後，那種暈船浪的情況立刻改善，而且當時也不自覺地說：「真的很有用。」藥到病除真好。

今次參加遊船河，我便準備了這種藥，在到達碼頭的時候便吃了。但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想得太多的關係，而且當時在尖沙咀對開的維多利亞海港風浪比較急，所以就算吃了藥，也感覺不自在，有著暈船浪感覺。有些人會說，吃避免暈船浪的藥物，最好是在上船前半小時吃才有用。但之前的經驗告訴我，就算上了船才開始感覺暈船浪，即時吃也可以解決問題。但這一次好像不是太有效，結果大概八小時的船上旅程，自己有著不同程度的不安。不喜歡那種將會嘔吐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就好像患上驚恐症的，心理醫生也說，「你愈是想著這情況，便有很大的機會真正的出現」，很多事情也是心理作祟，只要能夠戰勝自己這思想，可能一切也會改變。

雖然這一次遊船河，我沒有真正的暈船浪，但一個開心愉快而又可以跟一班朋朋喝玩樂的旅程，就被那種似是而非的感覺籠罩著，好像浪費了這一次的美好時光。所以我決定暫時不參加這種活動，因為不想那種好像孕婦初懷孕時候出現嘔吐的感覺。但為什麼近年才會出現暈浪的情況？我相信最大的原因，是身體的機能日漸因為通宵工作的關係而勞損。所以我當前最應該做的，就是努力鍛煉身體，做多點運動，不要令自己錯過很多好玩的機會。

汪汪日月潭水

終於來到了！在山路上蜿蜒之後，車子終於停下，俯瞰那在陽光下鄰鄰的湖水，恍如在夢境中。台灣去過多次，就是沒去過日月潭。我看到山路靜靜，只是偶有一輛私家車飛掠而過，消失在拐彎處的山那一頭。抬頭望路對面，偌大的牌子立在那裡，大字寫著：「日月潭」，另一面的招牌寫著：「歡迎光臨」，分明表示，此地是觀光旅遊勝地。

位於南投縣的日月潭，湖面海拔七百四十八米，湖水常態面積七點九三平方公里，滿水位時十平方公里，最深時二十七米，湖周長約三十七千米。他們告訴我說，日月潭是由玉山和阿里山潭的斷裂盆地積水而成，潭中有一座小島，好像浮在水面的一顆珠子，叫「珠子嶼」，抗戰勝利後，改名為「光華島」。它的東北面湖水形如像日，稱為「日潭」，西南面湖水形如月，稱為「月潭」，統稱為「日月潭」。

關於日月潭的傳說很多，但它確實無疑是台灣最負盛名的風景點。它既是台灣第二大湖泊，更是最大的天然湖泊。當我們站在烈日下的湖畔，清風徐來，雖然天熱，但感覺舒適。還是到茶舖去坐一坐吧，L是常客，她帶我們進去小坐，主人是個粗豪漢子，嗓音洪亮，似乎有些來頭，他泊在碼頭上的遊艇就有好幾艘。大家坐下寒暄，這時茶舖並沒有什麼人，只有老闆娘坐在裡面，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聊，倒也自在。臨行前，L吩咐老闆娘要了幾包高山茶，我以為是她好茶，後來才明白，她是特意送給我們這些客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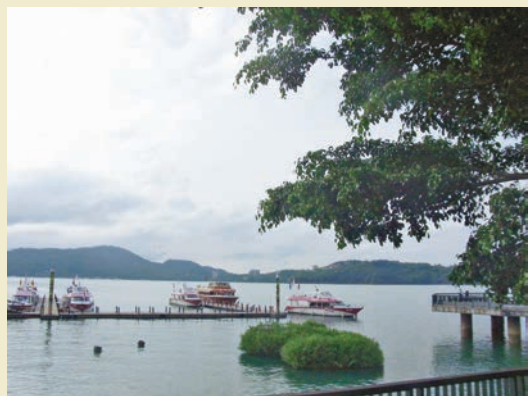
船主領我們到碼頭上船，「遊湖去。」他笑嘻嘻地說。遊艇突突，在湖面划開水花，直向島上駛去。那遊艇設備齊全，幾個人擠在前面有圓桌的L形沙發上胡扯。船主在駕駛艙，回過頭來，叫L，妳來掌舵呀！L笑呵呵地過去，其實船已停下，遙望對面的小島，我以為要上去，不料只停了一會，便又開走了，只聽到船主的爽朗笑聲。我忽然想起在茶舖裡，猛抬頭，見到牆上掛著鏡框，鑲著莫言送他的手跡：「赤腳接地氣 素心近佛陀 開船渡眾生 日巡一千河」，是癸巳年，也就是二零一三年中秋寫的，那是莫言剛奪得諾貝爾文學獎殊榮的次年，遙想他應該是那時也乘上船主的遊艇，遊過日月潭。在這個熟悉卻從未到過的地方與莫言「偶遇」，心中有些感慨。我應該是認識莫言的，但並不熟，早在二零零四年四月，應邀參加在巴黎舉行的「中國年國際書展」時，我們就見過面合過影；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應邀赴北京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我們應母校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之邀，參加「校友作家返校日」，同行的有莫言、

蘇童、牛漢、畢淑敏、劉恆、任洪淵、伊沙等，又再見面。細節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午宴後，我們送他騎著自行車走了。第二年，也就是二零零七年，「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上，莫言和我在小說組當決選評審，本來以為可以說話了，不過可惜的是，天有不測之風雲，我病倒。記得當時另一評審許子東因為中途塞車，電話請我代他向主事人代告會遲到，但我自己都要告假，無法出席了。預想的見面，也就成了美麗的錯誤，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當他榮獲諾獎之後，各種榮譽紛至沓來，應接不暇，陳義芝曾受託請我代邀莫言當台灣師範大學榮譽教授，我只能託有關方面人士轉達，可惜莫言分身乏術，回話說，謝謝有關邀請，但他應接不過來，待以後有機會再回報。我不清楚那次訪台是不是有回報之意，但也算是兩岸文學界互動的一種吧？

本來我們登島，是想看看島上風情，一踏進島上，就見到少數民族歌舞表演，可是人山人海，只聽得《高山青》的歌聲悠揚，只見人影晃動，其他就看不真切了。船主見勢不好，便說：「罷了，回航。」跨上碼頭，這才一路觀看沿街風情。寫著「原力」的舖頭，也分不清是飯館還是商舖，只見有個男人蹲坐在前面歇息。再走過去，有個會館，招牌寫著「戴安娜起舞會館」，那名字讓人的想像漫天飄飛。英國已故王妃戴安娜當然沒有來過此地，但如此起名，至少有生意眼光吧？再看另一邊，又見到一塊大石上用紅字寫上「日月潭瑪蓋旦」的字樣。甚麼是瑪蓋旦？我也沒問清楚，大概是當地土族語言吧？

我還記得，走過一家紀念品商店時，曾動過買什麼的心思，但回頭一想，到過許多地方，買過許多紀念品，最後都不知塞在哪裡去了，太多東西，反而好像沒有東西一樣，也就算了。紀念品商店對面，倒有一家郵局，前面還有一個小紅色郵筒，旁邊站著一名紙板郵差，上面並排相隔掛著兩個紅燈籠，明明各豎寫著「妖怪郵政」四字。但千萬不要當真，別把郵件投進去，那只不過是只供賞玩的冒牌郵局而已。H與Z續走旁邊的小商舖裡跑不出來了，我們在車子旁等了許久，都沒有消息，急得Q連聲說道：「怎麼這樣呢？她媽昨晚還電話囑我看著她一點呢。」好在不久H就出現了，原來她去選購帽子去了！

夕陽西下，夜幕從山那邊無邊無際漫了上來。車子從南投出發，窗外山林一一掠過，說笑間，燈火漸漸明亮，以至熱鬧起來，原來台中到了。



■ 日月潭一角 作者提供

見多識廣

尹樹廣

在北角一間海鮮酒家，我結識了意大利人安哥羅·帕拉提戈。他出書推斷達·芬奇的母親是「中國女奴」，招來同胞一片罵聲。帕拉提戈五十多歲，光頭，中等個頭，身材結實，隨意穿著件紅花短袖衫，一笑透出平寧半島燦爛的陽光來。他告訴我，因早年多在香港出版《達·芬奇：一位遺沒在意大利文藝復興中的中國學者》一書，推斷蒙娜麗莎的原型是達·芬奇的母親，為販賣到佛羅倫薩的「中國女奴」，許多意大利人罵他是「瘋子」，但他並不在意。

達·芬奇母親是「中國女奴」

與帕拉提戈交談很愉快，無拘無束，思想像雲朵在歷史的天空中自在飄蕩。他在港生活二十多年，第一任妻子是位香港女子，香港融合東西方，他格外喜歡。我們不知不覺談起了他的老鄉、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為了在中國傳教，利瑪竇穿中國人的長衫，遵循中國人的風俗禮儀，不僅被中國人視為怪物，也被羅馬教廷和同胞責難。」帕拉提戈講話時很動情，似乎有「世人皆醉我獨醒」的苦楚。他的前輩馬可波羅和利瑪竇何嘗不是如此？

帕拉提戈的這本新書由香港「Publishing Limited」出版社出版。他經過多年的研究試圖證明，達·芬奇的名畫《蒙娜麗莎》是以畫家的母親為原型繪製的，而她是從中國販賣到那裡的女奴。

翠袖乾坤

伍淑賢

每年「驚心動魄」的一刻，是見到糞子廣告收起，月餅廣告馬上出台。雖說「行船爭解纜，月餅我先升」，也不用這樣好吧！但也教人懷念可愛的節慶食品。

供月

小時香港過中秋，家家都會預先曬些小芋頭，到中秋那天用開水焗熟，涼後剝皮吃，也有人蘸砂糖吃的。炆芋頭是中秋晚上拜月光的必備供品，也是小孩的至愛，而曬芋頭的過程確讓人充滿期待。通常媽媽在一個月前就會買幾斤紅芽芋回來，食其質感軟滑柔美，而且也有實際考慮：既要拿來做點心，一小個一個的較乾淨利落。至於大個的荔浦芋，則留著做芋頭炆鴨。媽媽的口音，是芋頭「證」鴨。當然，小孩除了吃，還有玩。曬芋頭仔完全滿足了「好玩」的條件：有目標、活動、期盼和結果。

芋仔買回來之後，媽媽會先洗淨，去了表面的泥，用兩個深紅色的長方木盤盛著，兩邊都有小小挽手。每早待太陽照到騎樓上，就拿那兩盤芋仔出去曬，一曬就半天。日照過去另一邊了，也不收盤子，就這樣放著吹風，到黃昏才收回來。第二天如是者又拿出日光浴。中秋前個把月，大人叫「爭秋奪暑」，天氣雖還很熱，但已開始乾爽，也有風，我們就天天看住媽媽把兩盤灰灰的小東西捧進捧出，有時也會爭著來捧，好像什麼神聖任務似的。捧多捧多了，會認得個別的芋仔，有了些許感情。所以到中秋早上，見到小芋頭紛紛落入大滾沸水，雖不至於心傷，也有結束某種歷程的感覺。不過小孩關心的是吃：芋仔在鍋裡慢慢發出特有的香氣，待撈上來，一不燙嘴，剝皮就吃！那種成功感和香滑綿綿，就是節慶的年度興奮。

黑殼白肉的鮮菱角，同是好玩的中秋食品，也可供拜月光。街市買回來，焗熟就吃得，而樂趣在於要用小鉤子鑿開硬殼。因為有尖角兒會刮傷手，又添了刺激。菱角肉粉白肥美，百吃不厭。一群小孩又鑿又吃，黑殼碎一地，捧著肚子大聲反覆唸：「菱角殼，堆滿牆角落！」

憶《成報》（一）

「地契租約」問題見鄧小平，意義重大。這是後話。自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有關香港過渡期安排的新聞，日日見報，甚至刊登頭版頭條，內容極為沉悶，報紙滯銷。維持了一段頗長時間後，一九八五年翁美玲逝世，報紙銷量大增。韓老總又有名出爐了，他說：「中英談判是報紙的『毒藥』，翁美人歸西是報紙的『春藥』。」韓老總懂得掌握讀者趣味，怪不得在他主政期間，《成報》銷路名列全港第二位。

韓老總經常口出名言。我採訪一宗兒童玩火自焚新聞回來，因過分投入，久未忘懷，他安慰道：「做新聞工作應該該談戀愛，做的時候，全情投入；做完了，就像鴉片已逝，要忘得一乾二淨。」《成報》的點滴，卻難忘懷。

跳出框框

蒙妮卡

《成報》全盛時期，前社長何文法獨具慧眼，聘請了兩位報界前輩——韓中旋和宋邵文，先後主編《成報》頭版新聞。他們對新聞的取捨極具創意，對報業貢獻良多，兩人的編輯風格至今仍被後輩津津樂道。

韓中旋任總編輯期間，正值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得如火如荼。一九七九年我往廣州採訪港穗直通車首班車開通，當日得悉，前港督麥理浩正訪問北京，晚上轉抵廣州，翌日為直通車通車剪綵。我們一大群記者，呆坐酒店大堂，等候有關方面安排去採訪麥理浩；沒有人想到去白雲機場接機，也沒有人打聽麥理浩到當地領導人的晚宴安排。我們全是被動的，當年還沒有追蹤獨家新聞的意識。結果僅有《文匯報》記者接到機，更取得晚宴菜單。韓老總後來在編採會議上訓令了「追蹤新聞要千方百計：就算被訪者入了廁所，你們也要在門口等。臭氣熏天都要等。」《成報》後來的獨家新聞無數，韓老總教導有方。

麥理浩訪京，原來是首次就新界「地契租約」問題見鄧小平，意義重大。這是後話。

自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有關香港過渡期安排的新聞，日日見報，甚至刊登頭版頭條，內容極為沉悶，報紙滯銷。維持了一段頗長時間後，一九八五年翁美玲逝世，報紙銷量大增。韓老總又有名出爐了，他說：「中英談判是報紙的『毒藥』，翁美人歸西是報紙的『春藥』。」韓老總懂得掌握讀者趣味，怪不得在他主政期間，《成報》銷路名列全港第二位。